

# 浅论《逍遥游》中的自由思想

张 琴

(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 福建·厦门 361005)

**摘 要** 本文浅析了《逍遥游》中的自由思想,探讨了自由的内涵。只有让精神摆脱肉体局限性带来的羁绊,与自然融为一体,解除桎梏,顺乎自然,逍遥自在,与天地精神相往来,才能达到绝对的精神自由境界。

**关键词** 自由 精神 局限性 羁绊

庄子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,老子哲学思想的继承者和发展者,先秦庄子学派的创始人。《逍遥游》是《庄子》的代表篇目之一,也是诸子百家中的名篇。

自由是庄子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。《逍遥游》等名篇为他的自由思想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。“逍遥”也写作“消摇”,意思是优游自得、闲放不拘、自由自在的人生状态;“游”不仅是指肉体活动,更多的是指精神的漫游。庄子的自由主要是指精神上的超越、冥想和神秘体验,强调的是精神的绝对自由。

文章开篇,庄子就描绘了一只美丽的大鹏,他对大鹏的赞美与欣赏是溢于笔墨之中的。“鹏之背,不知其几千里也;怒而飞,其翼若垂天之云”。它飞翔的时候,“水击三千里,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”,可谓奔放优美,惊世骇俗。然而,“风之积也不厚,则其负大翼也无力”,大鹏是有所依凭的。这个依凭首先阻碍的是它的肉体自由,肉体自由进一步阻碍了它的精神自由。只能往返于北冥与南冥之间,它的飞翔有空间限制,它有飞翔的方向。如果它能够随心所欲地飞行于天地万物之间,不执着于固定的目的地和方向,使自己的精神处于怡然自得的漫游状态中,那么我想它应该能得到真正的自由,正因为它在精神上有所羁绊,所以注定它享受不到自由。

大鹏直上云霄九万里不仅得不到自由,反遭蜩与学鸠的嘲笑。蜩与学鸠,“决起而飞,枪榆枋而止,时则不至,而控于地而已矣”,它们的生命是渺小短暂的,这是极其自然又无可奈何的事情。但它们却嘲笑大鹏“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”,至此它们就不仅渺小且愚蠢了,它们执着于自己狭隘的经验而不自知,不愿扩展自己的视野,反以自我的渺小去讥笑大鹏的高大,这与自由实在是相去甚远。试想,如果它们自得其乐,任性地任树枝间飞来飞去,不讥笑也不羡慕其他高飞的动物,安于现状,那它们有没有达到自由的境界呢?庄子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;“小知不及大知,小年不及大年……朝菌不知晦朔,蟪蛄不知春秋,此小年也。”由此可见,“小知”与“小年”虽则顺乎了本性,然而它们的生命先天地被赋予了太多的局限性,这种局限性不仅束缚了肉体,更重要的是阻碍了它们的视野以及胸怀的扩展,使得他们目光浅显胸无丘壑,精神境界极其低下,更不用说精神的自由了。即使它们怡然自得,也只是顺乎了肉体的自由,肉体的自由毕竟是低境界的简单的原始的,离真正的精神自由还有很远的距离。

显然自然界低级生物是无法达到自由的,那么人呢?“知效一官、行比一乡、德合一君、而征一国者”,他们在才智上可胜任一官之职,行为上可呼应一乡群众,道德合乎一国之君的要求,才能可以统领一国。但他们追求的是名利,在俗世中沉

浮挣扎而不能脱身。宋荣子“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,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”,世人的赞誉不使他更加奋勉,世人的非难也不使他更沮丧。表面上看,他泰然自若怡然自得。然而,他“定乎内外之分,辩乎荣辱之境”,执着于自身与物的区别、荣誉与耻辱的界限,还是没能摆脱精神上的束缚。列子“御风而行,冷然善也”,他驾风行走时样子是轻盈美好飘逸的,他也没有拼命去追求幸福。但他“旬有五日而后反”;“此虽免乎行,犹有所待者也”。他依凭风力才能飞行,他的飞行受时间限制,十五日就必须返回,行与返之间,空间狭小时间短暂,这必然使他的精神受到牵制与羁绊,达不到绝对自由。

那么,怎样才能达到真正的自由,什么样的人才能自由呢?庄子认为只有“乘天地之正,而御六气之辩,以游无穷者”,才能达到这个境界。整个自然天地是和谐有序自然而然的,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,应该与自然融为一体。虽然客观上生命的肉体局限性我们无法改变,但我们可以让我们的思想冲破肉体的藩篱,不滞于物,各得其所,自得其乐,顺应天地万物之性,让精神遨游于无穷无尽的境界。“至人无己,神人无功,圣人无名”,譬如抛弃对“自我”的执着达到忘我境界的“至人”,精神世界完全超脱物外的“神人”,不追逐功名事业名誉地位的“圣人”,他们就获得了精神世界的无限自由,真正地在天地之间逍遥漫游。

然而,世间真有至人、神人、圣人吗?庄子的答案应该是肯定的。尧让天下给许由,许由曰:“予无所用天下为!”他认为天下对他来说没有用处,他不愿去追求名,而宁愿隐居岐山,过着自耕自食自由自在的生活,他正是“圣人”的代表。姑射山上则有一位“神人”,“肌肤若冰雪,绰约若处子”,他“乘云气,御飞龙,而游乎四海之外”,他“磅礴万物以为一”,这种博大无穷的境界也正是真正的自由。

让精神摆脱肉体局限性带来的羁绊,超凡脱俗,超然物外,解除桎梏,顺乎自然,逍遥自在,与天地精神相往来,达到绝对的精神自由境界,这就是《逍遥游》所昭示的自由。读过本篇文章的人,对这样的自由大约无不神往,然而对于大多数困于俗世藩篱中的人而言,这无疑只是浪漫新奇的想象,是美妙的海市蜃楼。那么庄子自己有没有达到自由的境界呢?“子非鱼,焉知鱼之乐?”大约这样的猜测与怀疑本身就已沦为蜩与学鸠之流了吧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庄子. 庄子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3.
- [2] 张涅, 韩岚. <庄子>入门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6.
- [3] 陈鼓应. 庄子今注今译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01.
- [4] 曹基础. 庄子浅注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2.